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七七一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壹百元

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一）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戰軍前綫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任弼時

我想講的是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這是幾個重要問題，但不是土地改革的全般問題。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都獲得有很大的成績，在廣大解放區內掀起了熱烈的群衆運動，已經成正在徹底消滅中國存在幾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剝削制度，使千千萬萬的中國農民翻了身，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民運動，也是我們今天戰爭能夠勝利發展的基礎，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所最為懼怕的。去年九月土地會議，全般的討論了土地改革問題，並作出許多重要決定。中央根據土地會議的結果，頒發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建議各解放區政府施行。土地法大綱的公佈，清楚而明確的在全國人民面前指出我黨土地政策的方向和辦法。對於這個方向和辦法，我們應該堅決擁護。任何對於土地改革的動搖、畏縮、旁觀、甚至妨礙，都是不能容許的。但是土地改革工作是一項繁重複雜的工作，我們為了擁護土地改革，為了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目的，除了提出土地法大綱之外，還必須對於農民實際運動中所發生的各種問題，給以正確的具體的解決。我現在根據中央最近的決定，講講在這一偉大運動中所發生的，必須引起全黨注意的下列幾個問題。

（一）根據什麼標準來劃分農村階級

中央最近重新發出了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文件，「怎樣分析階級」和「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給各地作為劃分農村階級的參考文件。這雖是一九三三年的文件，但今天一般還是適用的，其中關於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等都有明確的規定。中央所以發出這兩個文件，是因為有些地方在定階級成份時發生了錯誤，沒有掌握定階級成份的正確標準，把許多人的成份定錯了，弄得敵我界限沒分清楚。毛主席告訴我們要劃清界綫，分清敵我，孤立敵人，分化敵人，不要孤立了自己。如果許多人定錯了成份，那就搞亂了自己的陣營，這樣做的危險性是很大的。我現在舉一個具體的材料來說明這種危險性的嚴重。據晉綏分局上月講到糾正興縣蔡家崖行政村定成份中的錯誤時說：全蔡家崖行政村（缺孟兒上自然村）共五百五十二戶，評定為地主富農的有一百二十四戶，佔總戶數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六。據一般的估計，在舊政權下農村中平均地主佔總戶數約為百分之三，富農約為百分之五，合計地主富農共約佔百分之八的戶數，百分之十的人數。老解放區內，很多地主及舊富農已經變化，變為其他成份，地主富農的戶數應該少於百分之八，而蔡家崖地主富農的戶數則比百分之八還要多出將近兩倍。後來分局按照一九三三年「怎樣分析階級」及「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的原則經過農民代表委員會重新評定的結果，認為一百二十四戶中，可將破產及下坡地主十一戶，生產富農二十戶，共三十一戶改訂為富裕中農或中農。這樣則地主富農可減為九十三戶，佔全戶數百分之十六點八四。後又把時間的標準從一九三七年縮短到一九四零年來評定，則全蔡家崖（連孟兒上共五百七十九戶）地主富農可降為七十一戶，還佔總戶數百分之十二點二六。如果按地主勞動五年，富農停止剝削三年者均以農民成份計算，則地主富農的戶數應當還要少些。興縣蔡家崖算是當地地主富農比較集中的地方。

該縣多數鄉村地主富農沒有蔡家崖這樣多。可是蔡家崖的經驗，卻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必須按照實際情形去劃分階級，進行土改，決不可將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們人為地劃成地主富農，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綫，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

興縣蔡家崖從事土改工作的同志們怎樣劃錯了成份呢？據稱，三十一戶下降的原因，可分為以下幾種：

（壹）因其祖父、父親剝削過人，本人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前一年，剝削已很少，或已不剝削者，錯算了十五戶。

（貳）本人早年享受過地主富農生活，抗戰以前（後半靠）自己勞動即未剝削人，或剝削很輕微者，錯算了五戶。

（叁）本人勤苦勞動，只有輕微剝削，而「舖攤」大（財產多），這樣算錯者七戶。

（肆）本人早年很窮，抵押或被賣給地主富農為兒子，自己勞動為主，剝削很少或不剝削人者，錯算了三戶。

（伍）因孤兒寡婦無勞動力，中間一段雇過人，父親是農民，本人長大也是農民，就是說因偶然喪失了勞動力而僱傭長工途錯算者一戶。

（陸）此外過去定成份中對經濟狀況剝削關係很難確定者，往往以其政治態度決定其成份的升降。

總起來看，在蔡家崖和晉綏其他許多地方，過去是以剝削、歷史、生活及政治態度等這樣許多項目來作為定成份的標準的。除剝削一項以外，拿其他幾項作為定階級的標準都是錯誤的。這樣只在一個蔡家崖行政村，就訂錯了五十多戶，約有三百左右的人口，被我們算到敵人陣營裏面去了，這不是孤立了敵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隊伍裏面的人，送到敵人方面去，是多麼嚴重的錯誤！

農民對於這許多人定錯成份表示什麼態度呢？分局的同志說：農民代表委員會上討論時，各委員均贊同一九三三年「怎樣分析階級」的劃分成份法，但他們怕糾正。有的說：早有貧雇農覺得把階級敵人搞多了，但不敢說，怕別人說是包庇地主富農。多數委員說，有些所謂生產富農本來是中農，勉強定成富農，他們不當兵了，對咱們不利。又說：剝削少的生產富農定成中農，可使中農大膽生產，對生產有好處。由此可見農民對大批人錯定成地主富農，是不滿意的。認為這就樹敵太多，自己力量減弱，妨礙生產發展，這是很正確的看法。這裏必須指出，我提出興縣蔡家崖劃錯階級成份的問題，只是當作一個例子來說，在晉綏其他鄉村，在華北，華東，華中，東北及西北的陝甘寧邊區，如像蔡家崖那樣定錯階級成份的，或者差不多那樣的，肯定地說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區的領導同志們及所有從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們均必須嚴肅地檢查這個劃成份的問題，明確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錯誤。那怕只是劃錯了一個人，也必須改正。

像蔡家崖那樣定階級成份的標準是錯誤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定成份的正確標準呢？這是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劃分階級成份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依據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來確定各種不同的階級。由於對於生產資料的佔有與否，佔有多少，佔有什麼，如何使用，而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剝削被剝削關係，就是劃分階級的唯一標準。生產資料是什麼？工業中的生產資料就是工廠、機器、原料和其他資本等。農業中的生產資料就是土地、耕畜、農具、家屋等。由於對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佔有與否，佔有多少，佔有什麼，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而產生的各種不同的剝削被剝削關係，就是劃分農村階級的唯一標準。

根據上述這一標準，就很容易區別農村中的各種階級成份。農村中的主要階級成份一般可劃分如下：

（一）佔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勞動，專靠剝削農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貸不勞而獲的，就是地主。

（二）佔有多量的土地、耕畜、農具，自己參加主要勞動，同時剝削農民的雇傭勞動的，就是富農。中國的舊式富農，帶着濃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貸和出租一部份土地。他們一方面自己勞動，接近於農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剝削，接近於地主。

（三）佔有土地、耕畜、農具，自己勞動，不剝削其他農民，或只有輕微剝削的，就是中農。

（四）佔有少量土地、農具等，自己勞動，同時又出賣一部份勞動力的，就是貧農。

（五）不佔有土地、耕畜、農具，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就是雇農。

農村主要階級成份，一般就應當是這樣劃分的。但出租土地或雇用長工的人是否一律按地主富農處理，而無例外？例外也是有的。如孤、寡、殘、疾，喪失了勞動力，這些人的小塊土地，是可以允許出租的。還有如醫生、小學教員、工人，他們家裏有少量土地，因自己從事其他職業，而不能兼顧耕種，雖出租其土地或雇人耕種，僅夠維持其生活者，也不能算為地主或富農。此外還有一些複雜的情形，需要詳細規定，這裏說的只是一種最基本的情形。

富農與中農如何區別，是一個要十分慎重處理的問題。一般說，中農不剝削別人，但只有輕微的或偶然的剝削，仍應認為中農。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最近決定採取比一九三三年更寬大些的政策，即有輕微剝削（如僱人看牛或攔羊，請零工、月工，甚至個把長工，或有少數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債），而這種剝削收入不超過其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者，仍算為中農，或富裕中農，這比一九三三年規定這種剝削收入不超過其總收入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是更寬一些了。剝削部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而且連續三年者，才算富農。

新區在建立民主政權以前一年，地主富農即已破產下降為中農或貧農者，即應承認其為中農或貧農的成份。一年就決定改變成份，是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是受國民黨統治壓榨而逼着下降的。但是由農民上昇為地主或富農者，即原來長年貧苦勤勞積累致富者，就須上昇三年以後，才算為地主或富農。

老解放區的地主，在民主政權下因合理負担，減租減息，清算鬥爭，或其他原因而下降，凡地主自已從事勞動，不再剝削別人，連續有五年者，應改變其成份，許定為農民（按實際情況定為中農、貧農或僱農）。富農已連續三年取消其剝削者，亦應改為農民成份。但是這些地主富農仍保有許多封建財產者，則仍應交出其多餘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地主富農改變了成份之後，是否可以加入農會、貧農團，則應由農會和貧農團加以審查，分別決定之。

在一九三三年的分析階級中講：「紅軍戰士中地主富農出身的份子，在他們堅決為工農利益作戰的條件下，不論指揮員、戰鬥員，本人及家屬，都有分配土地之權。」但近來有些地方，只問社會出身，不問政治表現，把地主富農出身而堅決為工農利益作戰的紅軍戰士已經分得的土地，重新沒收，這是錯誤的」。這是一九三三年對於紅軍中的地主富農出身的指戰員的處理。現在，被允許參加人民解放軍的少數地主和富農，他們脫離家庭，受過革命教育，經過戰鬥考驗，如果在戰鬥中堅決勇敢，又並無包庇地主富農，破壞土地改革的行為者，也應改變其成份，享受一般革命軍人的待遇。因為他們在軍隊中流血的鬥爭，其年限應比在地方上縮短些。在軍隊中，合乎上述條件的地主富農及其他剝削者入伍滿兩年，地主富農及其他剝削者家庭出身的智識份子入伍滿一年者，即可改為革命軍人的成份。這些人的本人及其家屬分得的土地財產不能少於一般農民（也不要比農民多）。陣亡殘廢或退役者，均應按革命軍人烈士，榮譽戰士與退役軍人看待。但在戰爭中表現動搖或犯有其他罪行者，在土改中表現反對或破壞者，那怕參軍很久，仍應堅決加以洗刷。

地主勞動五年，富農不剝削三年即可改變成份，是否有危險呢？我看是沒有危險的。因為他們的土地財產（富農的是多餘財產，不是全部財產）已經平分了，又有這許多年的勞動，是可以把人加以改造的。在改變成份以前，解放區的地主富農，在此深入土改鬥爭時期，除個別被允許者外，一般以暫時停止其兵役權為妥。至於參加担架隊與其他支援前綫工作，則仍應分配給他們做。（本節完，全文待續）

山陰農民拿三萬餘斤糧食

幫助平魯羣衆春耕

縣內實行富村幫助窮村

（山陰訊）山陰縣翻身農民本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自願拿出一部份鬥爭果實，委託縣農會購買糧食，幫助平魯縣的貧苦羣衆，解決春耕困難。縣農會已將糧食買妥。計有：高粱一萬零三百五十斤、黍子九千九百斤、麩子七千斤、小米六千五百斤。糧食已由貿易分公司，代僱大車同平魯起運。此外，該縣在本縣的範圍內，也進行了充分的調劑，以富村幫助窮村，如三區新舊廣武農民，自願拿出白洋五千元和其他一部份鬥爭果實，幫助北山和南山各村。倂岳市羣衆也拿出一千五百元白洋，幫助二、四兩區各村。其他如後所、張師堡、高三疃、王家洞等村也都拿出一部份白洋，幫助山地村莊。現縣農會已將這些白洋買成糧食、耕牛，具體分配給山地貧苦村莊。（賓丕揚）

岢嵐西窰村

解決了少地農民土地要求

（岢嵐訊）三區西窰行政村在分配土地中，是用地主富農的土地和其他土地滿足了少地農民和移民的土地要求的。現舉西窰自然村爲例：全村一百五十一戶，原有地主富農二十一戶（內有地主勞動五年富農勞動三年的十一戶，現已改變成份爲農民），中農八十三戶，貧農四十七戶。全村共有土地三四六五・一垧，經減租、清算、五四指示以後的土改，各階層土地佔有已起了變化。地主共有地一五八・一垧，每人平均七・零六垧，產量三石二斗四，地富經勞動轉變爲中農的共有地三百垧，每人平均七・二零七垧，產量三石三斗九，中農佔有地二三七一・一垧，每人平均八・零九垧，產量四石二斗九，貧僱農有地六三五・二垧，每人均六・二一垧，產量三石四斗一，其中有兩戶沒地的是餓去給公營商店做飯於分地前才移來的。開始在農民中宣傳了分配原則、土地來源及分配方法，徵求農民的意見時，部份土地質量較差，數量較少的農民認爲將能分配的土地拿出來足夠大家耕種；最感沒辦法的是去年災荒嚴重，今年生產中困難很多，沒信心多務地。有些中農表示今年地種不上，願將土地拿出來分給大家種，尤其在土改中被訂成富裕中農的人，願拿出土地，並要求下成份。怕政策改變，傷害到他們。工作組了解到這些情況和農民中各種顧慮之後，認爲這類村莊的主要問題是生產情緒和生產底籌問題。又召開行政村村代表會議進行了討論，具體規定了現有鬥爭果實可互相調劑，政府貸糧可幫助困難較大的農民，並配合改正成份、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偏向。在農民中廣泛宣傳了誰勞動歸誰有的勞動致富政策，同時宣傳不動中農土地，即可解決問題。這樣作以後，對安定生產情緒收效很好，農民大都積槃、送糞開生產了。接着轉入抽補土地的工作上面，經農會大會，以爲人公道、正派，熟悉全村土地情況三個條件，選出了土地分配設計委員會，幫助農會分配土地。爲求得分配上公平，首先選擇了標準地，重新登記評定了全村土地等級及產量。向以下五種來源抽出土地共二七三・二一垧：（一）本村地主土地和外村地主尚未分配的土地一三四・零六垧。（二）改變成份的地主富農除和農民分得一樣土地後的長餘土地五七垧。（三）絕戶地三十二垧。（四）逃伍軍人、移民返回原籍後留下的土地二十一垧。（五）過去分配不公的土地，有五戶在土地數量質量上均超過一般農民（內過去當過幹部的四人、中農一戶），抽出其不公部份二十九垧半。爲求得分地戶之間質量的大體上平衡，規定以垧爲主照顧產量來分，每口人六垧一畝爲分地標準。爲啓發大家負責，採取了自報公議的搭配方法，分配設計委員會幫助計算，全村有二十七戶貧農、十七戶中農補足了土地（貧農一七一・零五垧，中農六一・零五垧）。有苗連世等四戶貧農、一戶中農自有地雖已超過分地標準，但地質較壞，路也較遠，分地中也兌換了較好較近的土地。經過勞動三年至五年的三戶地主富農改訂成份爲農民後，也給補過了十九垧地，兩戶地主經農民同意，每人低於公地標準給補了八垧地。（配後，還有田紅蠶等兩戶有意見），又重新補了好些的地。現各階層之間、各戶之間，已基本上趨於平衡，貧農八零六・二五垧，每人均八・一四八垧，均產四・二七四石，中農二六七四・五垧，每人均八・零七六垧，均產四・一八三石，地主一五八・一一垧，每人均五・一一四垧，均產二・四一七石。（編者按：此稿只寫了貧農、中農、地主分得的平均產量，遺漏了富農分得的平均產量，按說富農應比地主分得較多，但不知西窰在此問題上作得如何？）現還有二四・五垧，準備安置由災區來的難民兄弟。（王富元）

（據縣寄來一平同志於稿末附寄西窰行政村土地情況與分配方法代表岢嵐縣大多數村莊——編者）

× × × ×

汾西左木掌村群衆

九天運完救濟糧

許村群衆帮民工家裏開燒炭

（新華社呂梁二十三日電）汾西暖泉頭行政村左木掌自然村，九天內完成了給陝甘寧邊區運救濟糧兩萬一千三百五十斤的任務。該村在接到上項運糧任務時，正在進行丈地評產工作，爲了提早完成任務，同時能繼續丈地，不耽誤春耕，農會主席李進福同志提出：「全體動員，互相幫助，大家努力，提早完成」的號召，全村羣衆一致響應，當即把全村老幼編成了一個隊，除參加丈地的人外，共組織了老幼勞動力二十一個、牛驢十頭，由李進福帶頭，小的少背，大的多背，各盡所有的力量。貧農楊三孩一回就担一百斤，李進福和劉紅記二人趕牛驢十頭，還各人背一包糧（二十五斤）。他們每天走的早，回的早。在大家這樣努力下，原定十二天完成的，九天便完成了。特別是李進福在運糧的空暇中，還給地裏送了十二馱糞，下種豌豆二畝半。（韓亞明）

（新華社呂梁二十三日電）汾西一區許村於派出七十六個全勞力與七個毛驢担任轉運救災糧後，運糧民工家裏燒炭發生了困難，經代表會研究後，即從十七個代表（他們正在突擊分地）中抽出五人，協同舊日下過窰的幾個老煤工，收拾村附近多年停閉的一個舊煤窰，修了兩天，即能出炭。因爲民工家裏無人往回担，代表們又議定除組織老幼男半勞力趕上牛往回馱運外，他們並自動的每日早起抽空担炭，分給各戶燒用。十二天共担回二百七十担，全村缺燒炭的問題全部解決了。現煤窰仍照常出煤，還可供鄰村燒用。運糧民工貧民朱關管抽空請假回來看家，高興的說：「我運糧走時炭倉裏空空的，這回回來別人給咱担的滿滿的，回去可要叫大家加油運糧。」（李廣林、劉鳳招）

大武婦女

督促地主女人紡織

（離石訊）大武婦女督促鼓勵地主婆姨進行紡織。去冬將近年節時，貿易局貸給大武四十三疋標準布的棉花，共一百五十五斤十四兩，當時婦女們正趕製軍鞋，顧不上紡織，僅有少數打織了一部份，大家就說：「地主富農的婆姨也叫紡織吧！叫勞動生產改造她們。」後經農會討論，大家都同意。女代表李華娘說：「地主雖然鬥爭啦，不教育，那些叫她們還是不勞動，要她們養活各人才行。」婦女們齊說：「這意見對的嘛，[illegible]」……會，鼓勵她們好好生產，富農婆寡婦好說：「該是要好好勞動啦，公家貸給本，賺下利是各人的，再沒這個好啦！」她除了和別人變工織三疋布外，還要紡下斤半綫子，會後女幹部經常督促，區代表隔一兩天便去檢查；李自來的婆姨也常說：「給了你們棉花，本來可要好好生產哩！勞動上三五年就能給你們下帽子（下成份）啦，以前沒收的那些東西是你們剝削羣衆的，以後生產的多少都是各人的。」貧苦婦女李寡婦並將自己的紡車借給地主劉鎭才的女兒。半月來她們生產情緒很高，富農薛生銀的婆姨，過去沒紡過，現在紡的又細又勻，富農侯錫三家，婆翁媳婦三個，從天明紡到天黑，地主張玉鳳的女人，每天能紡四五兩綫，現在棉花已紡下三分之二，不久便可上機織布了。（呂零）

臨縣婦女幹部集會

座談婦女工作問題

大部地區對發動婦女重視不够

（臨縣訊）臨縣在工作團會議之後，婦女幹部專門開了四天會，座談發動婦女中的經驗及今天婦運中存在的問題。大家談到大多數地區對發動婦女參加土改還重視不够，有的村子只發動婦女參加鬥爭大會，婦女們從頭到尾參加土改的只是少數村莊。但是從大家座談中看到婦女的作用是很大的。羣衆匯同志談到她在曾應裕發動婦女的評論：曾應裕的婦女秘書是四一年選起的，那個人品行不好，根本不做工作，她就撇開她們找貧苦婦女拉話、訴苦，激起許多婦女對地主的仇恨，她們在鬥爭中非常積極。白文是通過了三個好的婦女黨員，召開中貧農婦女大會，廣泛宣傳土改政策，同時深入貧僱農婦女家裏個別談話及大會小會進行訴苦教育，湧現了許多婦女積極份子，參加貧僱農小組、農會，和男子們一樣鬥地主、分果實，整理組織。有四個婦女被選爲農會委員，梁拖兒被選爲行政村農會副主任，以後黨內又選爲村副支書；李煥英被選爲副村長。但有一個時期，婦女工作中也發生了拋棄中農的嚴重傾向。周玉秀說：窯頭二百多戶人家，只有三個婦女參加貧僱農小組，王白樂說她連中農家裏也不敢去串；勝坡四個女幹部，三個中農・一個貧農，她們一貫工作積極，教會了許多婦女織布，領導婦女擁軍抬担架，土改開始積極發動貧苦婦女，後來因她們是中農不用了，她們非常難過，直到寨幹時，羣衆對她們也沒有意見，只感到社嘆淌有點自高，羣衆故意叫她們繼續幫助婦紡，把鄰喧香（中農）又選爲行政村農會委員。所有這些，都證明了我們在反封建的婦女工作中，發生過左的關門傾向。接着大家提出目前存在一些問題：武玉明提到，窯頭張奶汝娘家是貧農，父母主婚給地主劉世潘爲媳婦，現在把東西都沒收了，是不是對？大家研究，中貧農女子到地主家裏未滿五年者，不應以地主看待，她的東西，不應沒收。對廢除買婚、婚姻自主，大家提出買很多問題，如有的不准寡婦自由結婚，要資錢，甚至有的村莊強迫婦女只能和本村人結婚，不能和外村結婚。對這些不合理現象，大家提出要耐心的說服羣衆，寡婦有自由結婚的權利，別人不能干涉，她的土地、財物，要由她自己處理。最後，大家提出今年要用全力領導婦女救災救死，加強支援前綫工作。從下面事實看出，婦女在支前工作中發揮了偉大力量，自去年八月至十一月三個月內，全縣婦女即做軍鞋三萬一千五百二十雙、棉衣八萬零二百三十件、被子三萬三千六百件、襪子六萬三千件。最後大家提出今後爲了培養婦女幹部，各區可組織婦女積極份子小組，經常開會交流經驗，以她們爲中心，推動婦女工作。縣委也檢討了過去對婦女工作關心不够，今後決心加強。（卓萍）

× × × ×

給懶漢解決種籽

那一天種那一天領

（臨縣訊）小馬坊村代表會上，逐戶研究缺籽種的問題時，大家對霍學路、李懷谷、嚴俊有等提出嚴格批評，霍學路弟兄不好好生產，又偷吸大烟，大前年村裏曾幫助他高粱穀籽五六升，他都磨的吃了，窩爲，李懷谷、嚴俊有也是好吃懶做，大家決定不能把種籽直接交給他們，由翻身委員會保存起來，他們那一天種，那一天來領。（路華）

東大莊改正成份中

貧農主動退驢給中農

侯二毛高興的趕驢上山割柴

（代縣訊）六區東大莊給訂錯成份的中農退東西時，分到毛驢的代表王德德（貧農）首先自報說：「貧農中農是一家，過去算錯了，今天改正，給我分下的毛驢，歸還他們，使他們興頭（情緒）提高，好好倒關。」接着貧農王懷卯等四五家分到毛驢的，也都提出願意將毛驢歸還原主。大家很高興的說：「你們願把毛驢退回原主，咱農會上再另外照顧你們一些別的東西。」最後大家都決定給退毛驢的人，把剩餘下的果實，每家照五疋白布，叫他們另外去買毛驢。當六個毛驢歸還原主時，並將犂、鏵、鞍架、鍬、等農具也歸還了，貧農王懷卯把喂的剩下的草料也自動送給改正成份的中農侯二毛，使侯二毛非常感動，第二天即趕上驢上山割柴。（柳尚體）

東北人民解放軍
第二綫兵團誓師出征
北滿解放區各界人民熱烈歡送

據新華社東北廿三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二綫强大兵團於完成嚴格的軍政訓練後，現已紛紛誓師，開赴前綫。各兵團自去秋以翻身農民爲主體組成後，即按照軍區以「技術爲主，戰術爲輔，使兩者密切結合」的教育方針，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冬季大練兵。北滿各軍區首先進行了初步的三查與訴苦教育後，即進入苦練四大技術，並在進行各種技術與戰術教練上，對於戰場經驗的聯系，都十分重視。技術教練告一段落，即進入訴苦及土改教育，在幹部中則開展從上而下的整黨學習。許多部隊經過這一運動，不但更加鞏固與團結，而且進一步提高了階級觀點及政治水平。各兵團完成上述訓練後，即紛紛請求上前方殺敵。現北滿各軍區部隊已於日前隆重誓師，開赴前綫。北滿解放區各界人民都以極興奮的心情，歡送出征之第二綫兵團，並發起熱烈慰勞運動。

蘇北我軍發起强大攻勢
攻克益林鎮殲敵六千
活捉蔣匪旅長以下四千多人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三日電）解放軍攻克蘇北第一商業重鎮益林，殲匪六千餘名。與膠濟綫勝利攻勢同時，解放軍蘇北兵團在兩淮以東沭河、鹽灃河、六塘河及射陽河之間地區，發起强大攻勢，十六日晚，圍攻阜寧逃敵於益林（阜寧西南三十里），匪徹夜焚燒工事周邊房屋，依托寬深水溝，企圖頑抗。我軍於攻佔敵外圍工事後，十七日，將匪全部壓縮至東南角。十八日，在猛烈砲火掩護下，强渡水溝，自北、西、東三面突入圩內，殘匪雖三次施放毒氣掙扎，亦終難逃其覆滅命運，十九日晨三時，戰鬥結束，蔣匪暫五十一師一一三旅全部（缺三三九團）就殲，益林鎮當被收復。同時，另部我軍在阜（寧）淮（安）公路上，阻擊由淮安等地出援之蔣匪暫七十二師、暫四十四師、暫五十一師等各一部，斃傷俘匪千餘名，餘匪慌忙回竄。初步戰果統計，共殲匪六千餘名，其中活捉一一三旅旅長王匡以下四千餘名，另斃傷其兩千餘名，繳獲迫擊砲十六門，六零砲三十門，擲彈筒五個，槍榴彈筒三十九個，重機槍三十一挺，輕機槍一百五十六挺，步槍一千餘支，衝鋒槍三十餘支，其他彈藥軍用品甚多。

東西丟了滿路
爭走捷徑逃命
——蔣匪逃出吉林狼狽相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遲到消息：分社記者報導蔣匪六十軍逃出吉林的狼狽情狀稱：本月八日，匪首鄭洞國帶着蔣賊的命令，飛到吉林，立即召集匪軍高級軍官開會，宣佈於當晚十二時撤離該市，但對其士兵却欺騙說是「移防」，士兵們早已心裏有底，也各自準備乘機逃跑。及至「移防令」一下，就有很多人把武器扔掉，跑往街上，搶換便衣。有的更趁機施行搶劫，一時全城人喊馬嘶，秩序大亂。直至天將發亮，才好容易把七零八落的隊伍集中起來，拉出城外。開始時，尚有行軍序列，但行進沒有多遠，即風聲鶴唳，互相爭走捷徑，沿着岔路河的狹窄公路上亂竄，於是汽車、大車、牲口混成一團，揹包、大衣、細軟扔了滿路。六十軍軍長曾澤生，原來乘坐汽車，後來因追兵已近，怕成爲目標，祇好丟下汽車，徒步逃跑。我軍某一偵察員曾混入蔣匪行列，跟隨偵察，一直未被發覺。逃匪被我追擊部隊截擊，稍一接觸，即生俘其三千餘名。當蔣匪撤出吉林的夜晚，僞省參議會的「駐會委員」及其他[illegible]高級人員，從夢裏被吵醒，發覺「六十軍已經跑了」，連衣服也未穿好，拔腿就追，有的稍遲一步，就掉了隊。僞參議會裘服本、婦物、高跟鞋等掉落滿堆，「保險櫃」中的僞鈔原封未動，匪徒們逃出不久，就有很多被解放軍成羣抓了回來，前僞教育廳長胡鄉塞，也被我軍捉回。蔣匪撤退時，丟下大批的武器彈藥，僅僅運到的三百萬發子彈，一粒也未運走。該市解放一週後，記者巡視各地，仍隨處可見美造的紅黑頭子彈與曳光彈。過去兩天內，市民拾得槍支送交我軍者，即達四百餘支。據軍方統計：除已搜集的彈藥外，市內尚可檯槍搜獲子彈千餘萬發，砲彈十餘萬發。

紅星報評我西北大捷
證明我軍日益壯大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二十日訊：紅星報軍事評論家評稱：陝西省的形勢，提供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日益壯大的生動實例。西北人民解放軍軍力不斷增長，作戰經驗日益豐富，勝利地進行了大規模戰役，給了敵人以有效的打擊。

美帝進行戰爭宣傳之時
蘇大力從事和平建設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莫斯科訊：當美國反動派瘋狂進行戰爭欺騙宣傳之時，蘇聯仍大力從事和平建設和春耕。據塔斯社十六日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本月底將完成較年長的士兵之復員工作，復員結果，繼續服役的士兵絕大部份將只限於一九二六年生和一九二七年生的兩級。同時，全蘇現正廣泛展開全國性的春耕，大鼓舞，蘇聯穀倉的烏克蘭的農民，堅決要在今年的和平勞動陣線上爭取新的成就，烏克蘭二萬八千個集體農場和一千二百四十個機器拖拉機站，曾備給斯大林說：「將以稱得上是蘇聯愛國者的態度來工作」，他們承諾今年比去年將擴大耕地面積二百五十萬公頃（合四千萬畝）。全國農業大競賽的發起者阿爾泰區農民，曾宣言要增加春耕面積六十一萬六千公頃（合九百八十五萬六千畝）。蘇聯南部現已開始播種，拖拉機已耕地一百萬公頃（合一千六百萬畝）以上，爲去年同期的三倍。目前，全國已有五十萬公頃（合八百萬畝）耕地播種了春季作物。

國際一週

帝國主義陣營充滿恐懼
民主陣營鎮定團結戰鬥

恐懼、瘋狂侵略和恫嚇性的戰爭叫囂，鎮定、無情反擊和强有力的團結戰鬥，這是本週帝國主義陣營與民主陣營展開緊張鬥爭時的典型表現。

自國際大騙子馬歇爾於十日放出「世界局勢極其嚴重」的空氣後，美國反動政府又先後召開了「軍事新部署」的聯合參謀會議，「國際危急局勢」的內閣會議，並動員其御用報刊電台，連續散佈反蘇與戰爭宣傳。接着，杜魯門又於十七日發表一篇狂妄而可恥的演說，使這次的歸冒攻勢達到了最高峯。

其實，美帝所以製造戰爭空氣與國際情勢危急的欺騙宣傳，恰恰是色厲內荏和內心恐懼的表現，是嚇唬人的一種流氓手段，有如下的卑鄙目的：（一）壓迫國會支持其已經破產的對外反動政策，「迅速通過援歐計劃」（美工人日報），爲正在陰謀組織中的「西歐集團」打氣，以便藉此奴役西歐，並反對這些國家首先是意大利高漲的人民運動，挽救其自身逼近的經濟危機。因爲他們害怕西歐人民力量的壯大，戰戰兢兢於「今日之自由人（按指反動派）可能成爲明日的奴隸之危險」（美反動議員史蒂芬）。已經簽訂的所謂英法荷比盧「五十年經濟合作與共同防禦條約」以及西歐十六國會議討論中的「西歐集團」的性質，更完全揭穿了美帝的這種內心恐懼和險毒陰謀。所謂「防禦條約」和「西歐集團」，據眞理報稱，不僅是反對愛好和平國家利益之集團，而且是一種警察聯盟」，是用來支持各國面臨危機的反動份子和對付各國國內日益滋長的「內部威脅」。（二）藉此鎮壓美國國內的民主運動，如匈共機關報和美工黨議員馬肯托尼奧所說的，「嚇唬心懷不滿的羣衆，封住華萊士反對黨的嘴」，「實行軍事措施，建立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三）是一種競選的伎倆。美工黨議員伊薩克遜一針見血的說：「杜魯門力圖以戰爭危機來瘋狂地掩蓋杜魯門主義可恥的失敗，並企圖藉此得到連任。」

美國反動派嚇人的戰爭叫囂和奴役西歐人民與鎮壓美國民主運動的陰謀活動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强有力的揭露與反擊。蘇聯和保加利亞二十年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簽訂，使東歐各國與民主從屬蘇聯鞏固和平的鎖鍊全部結成。蘇聯與瑞士商約的簽訂，也給了「西歐集團」以一大打擊。全德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亦適於此時舉行，他們代表全德人民，發出雄壯的呼聲，抗議美帝及其奴才分裂德國的陰謀，反對西歐軍事聯盟，要求全民投票，決定德國的統一。

意大利人民則堅決抗拒杜魯門干涉他們的民主選舉，他們鎮定而滿懷信心，要在四月十八日的選舉中，「把爲外國服務的加斯貝利政府革職」（意前進報）。其他如法英美荷丹等國民主人民，亦奮起斥責。法共人道報說得好：「各國將以堅決而鎮定的行動，向布魯塞爾的陰謀家保證說：他們昨天所簽訂的不過是一張的紙，我們比你們更强大！」是的，世界人民是不怕騙子們的敲詐嚇唬的，他們對自己的力量和光明前途，抱有充分的信心。

同時，美國反動派製造國際局勢「危急」的流言與美國國內經濟危機的腳步是更近了。本週，三十五種商品的批發價格指數已跌到去年七月的最低點，一八五・七；十七日證券市場亦發生猛跌，一天損失達十一億美元。工人運動也隆然出現，本週已爆發了五十餘萬人的大罷工，而且還在擴大中，其中[illegible]工的罷工已波及十四州，每日損失的煤將達一百七十餘萬噸，這些正給「局勢危急」的製造者一個大諷刺，因爲「國際局勢的危急」不在別處，卻在美國國內。（十五日至二十一日）

西歐各國共產黨
反對「馬歇爾計劃」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各方訊：西歐各國共產黨和人民，奮起反對奴役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法共政治局於十六日發表公報，號召「一切希望保衞和平的人，以鬥爭來反對布魯塞爾軍事聯盟條約。」公報痛斥十六國會議，並代表法國人民對此表示憤慨。英共總書記波立特十四日發表演說，堅決反對以削弱受援國主權與獨立爲政治條件的「援助」。荷共中央委員會於十九日發表特別決議，反對「警察同盟」的布魯塞爾條約說：「荷蘭人民反對被捲入該軍事政治聯盟，由於美國的唆使，荷蘭反動派發動了反共反民主與反對人民權利的攻勢，企圖摧毀荷蘭人民的自由和把荷蘭出賣給華爾街。」決議號召荷蘭一切勞動人民起來和反動派鬥爭。同日，由荷共發起，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抗擊華爾街攻勢」的勞動人民的羣衆大會，荷共領袖霍普克演說稱：「一切勞動人民，必須與變荷蘭人爲美帝奴隸的反動計劃作鬥爭。」比共機關報發表社論，抨擊「西方集團」是美帝唆使而製造的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治工具。

又訊：意大利人民民主陣綫領袖在競選演說中，一致指斥馬歇爾計劃和「西歐集團」，是向意大利人民敲詐勒索及挑撥新戰爭的罪惡圈套。托格里亞蒂在都靈演說時說：美帝已坦白承認馬歇爾計劃是美帝外交政策的工具。社會黨領袖巴蘇與南尼，也指出美帝的陰謀，是要犧牲意人民的榮譽與自由，並驅使意青年爲帝國主義當砲灰。社會黨機關報前進報充滿信心地說：「四月十八日，意人民將要把美元政黨及其一切爪牙逐出政府。」

紀念巴黎公社七十七週年
愛倫堡著文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莫斯科訊：三月十八日，爲巴黎公社七十七週年紀念日，眞理報刊載名作家愛倫堡一文，表示紀念。愛氏寫道：當整個法蘭西處在敵人的鐵蹄下，當納粹野獸踐踏着巴黎神聖的土地時，是我國人民拯救了巴黎公社的旗幟，使其不爲德寇所玷污，是莫斯科的保衞者保衞了巴黎人民的尊嚴。對於我們，法蘭西既不是市場或原料產地，亦不是軍事基地或僱傭兵，對於我們，法蘭西只是巴黎公社的國家，我們深知它將獲得勝利。

讀報常識

巴黎公社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無產階級曾經起義，內抗凡爾賽的賣國賊，外抗俾斯麥德寇的入侵，在世界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內外敵人夾擊下，英勇的巴黎公社，曾支持四十七天之久，爲法國的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寫下了光榮燦爛的一頁。

美帝援蔣初步統計

美帝一九四八年援蔣方案提出之後，美國務院為了證明美國對於蔣介石反人民內戰的「軍事援助較一般所了解的多得多」（馬歇爾語），又連續公佈了兩筆實行已久的對蔣家匪幫的秘密軍事援助，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美政府所批准的「八又三分之一隊空軍計劃」，和對日戰爭結束後至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秘密「防務援助」七億七千七百六十三萬餘美元。這兩筆秘密援助恰恰是馬歇爾在華「調處」期中開始和繼續進行的。馬歇爾現在已經供認他在華的真正工作，就是幫助蔣介石準備發動屠殺中國人民的大內戰，他除接二連三地幫助蔣介石以大批軍需武器之外，並「曾不斷向中國（蔣匪）政府提供意見，如何改善其作戰兵力」。這就徹底揭穿了他去年一月「離華聲明」所謂：「本人在華餘制，以便促進中國和平與民主」的無恥謊言。

自對日戰爭勝利以來，美帝為鼓勵賣國賊蔣介石進行屠殺中國人民的內戰和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所給予蔣家匪幫的貸款及物資援助，據現有材料統計，已達四十六億四千零四十九萬八千二百廿三美元，抗戰期中援助則為十五億六千七百八十萬美元，此項援助，事實上絕大部份也被蔣匪保留作抗戰後發動內戰的資本。兩項合計，即為六十二億零八百廿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詳細項目如下：

一、抗戰中

（甲）貸款：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桐油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

（二）一九四零年三月七日，滇錫貸款二千萬美元。

（三）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五日，鎢砂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

（四）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一日，信用貸款五千萬美元。

（五）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一日，平準基金貸款五千萬美元。

（六）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財政貸款五億美元。

（以上六項，係據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美國務院「援華報告書」）

（七）一九三九年三月，信用貸款一千二百八十萬美元。

（八）一九三九年三月，飛機公司貸款一千五百萬美元（後兩項係據一九四一年「財政評論」五卷四期賈士毅文載，材料來源係國民黨財政部）。

以上八項貸款，合計六億九千七百八十萬美元，其中（一）（二）（三）及（七）（八）五項，據知，至一九四七年底，蔣匪政府已以中國戰略物資錫、鎢、錦等償清。一九四零年之信用貸款五千萬美元，據上月二十日蔣匪駐美大使館宣佈，亦已以上項戰略物資償清。

（乙）物資：

租借物資一項計八億七千萬美元（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

此係一九四二年六月「中（蔣）美互助協定」所規定，原數為十五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共中八億七千萬美元係抗戰結束前商定，有一部份實際至抗戰後始交蔣政府，而其除部份則完全係抗戰後交蔣政府者，故應算入抗戰後美援部份內。

以上貸款及物資，合計共為十五億六千七百八十萬美元。

馬歇爾二月二十日在美國會關於一九四八年援蔣方案報告中，將抗戰中援蔣數字列為十四億六千九百四十萬美元，係不包括一九四七年底前已償付之五項貸款九千七百八十萬元在內，如把該部份除去，即為十四億七千萬元，與馬歇爾數字大致相合。

以上援蔣項目中，第一，抗戰結束時及結束後交付之租借物資，絕大部份係被留作抗戰後內戰中使用。第二，財政貸款五億美元中，一億五千五百萬美元是抗戰後動用的（據本年一月二十五日美聯社引證美官方材料披露）。第三，財政貸款中已動用部份及平準基金貸款等，係被當作外匯基金保留，抗戰後繼續使用。因此，抗戰中美援蔣貸款及物資，絕大部份皆成為蔣匪抗戰後發動內戰的資本。

抗戰結束後

（甲），貸款：

（一）歷次棉花貸款共六千七百萬美元。

（二）一九四六年五月，改進海港貸款一千五百萬美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柯克在青島記者招待會上披露——美聯社）。

（三）一九四七年四月，船隻貸款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美航務委員會上月二十四日宣佈）。

（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蔣美「救濟協定」規定給蔣救濟貸款二千七百七十萬美元。

（五）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國會通過「臨時援助」一千八百萬美元。

以上五項，合計一億四千四百二十萬美元。

（乙），物資：

（一）租借物資六億九千四百萬美元（據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美商務部「國外商務週刊」載，即一九四二年租借物資總額抗戰中未商定部份）。

（二）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讓售太平洋剩餘物資成本八億三千七百萬美元（售價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同上美商務部數字）。

（三）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八又三分之一隊空軍計劃」，飛機裝備成本及訓練費用共計三億零七百七十五萬美元（美國務院上月二十七日宣佈）。

（四）抗戰結束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秘密「防務援助」，七億七千七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九十二美元（上月二十八日美國務院公佈——當日中央社華盛頓英文電訊）。

（五）贈予海軍艦隻二百七十一艘及美軍在華剩餘軍火出售，合計價約八億美元（上月二十五日美國務院公佈之估計數字——美聯社該日華府訊）。

（六）美軍在華固定設備轉讓，八千四百萬美元（據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美國務院「公報」）。

（七）印緬戰場剩餘物資五億美元（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載，該報稱：當時包括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軍火和七百架飛機，已交蔣政府完訖）。

（八）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一億三千萬發子彈，減價五百九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一美元（原價六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九美元，售價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美元）。

（九）聯總救濟物資美國部份，四億八千五百萬美元（全部救濟物資為六億七千五百萬美元，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美商務部數字）。

（十）聯總結束後贈予蔣匪善後救濟經費，五百萬美元（其中絕大部份為美國贈款）。

以上十項，合計四十四億九千六百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

（附註）（一）太平洋剩餘物資，杜魯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對華政府聲明中，說明係用以抵償戰時美軍在華費用債務者，其中且有二千萬美元移作美國對華教育基金。（二）美軍顧問團訓練蔣軍援助尚未計算在內。

以上戰後貸款及物資兩項，合計為四十六億四千零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

馬歇爾上月二十日在美國會報告中，將戰後援蔣數字列為十四億零八百萬美元，該數字係未將印緬剩餘物資、太平洋剩餘物資、二七一艘艦隻、聯總贈予善後經費五百萬美元四項及美國務院最近始宣露之空軍援助及防務援助兩項秘密援助包括在內，救濟物資項則只算美國部份，如此，則合計為十四億一千三百一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一美元，與馬歇爾數字接近。

按以上抗戰中及抗戰結束後各項數字合計，則自抗戰以來，美援蔣總數即為六十二億零八百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美元。

美帝在其戰後擴張侵略總計劃下，對世界各國反動派所作援助總額，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美商務部公佈，共為二百億美元左右（包括貸款、贈予、私人捐款、美捐助世界銀行及貨幣基金等，據當時美聯社華盛頓訊），凡其中很大一部份（如貨幣基金等）尚未動用，因此，美帝對蔣內戰援助，至少佔其總數五分之一以上，例如美帝以聯總名義援助外國反動派的二十七億美元中，蔣匪即獲得四億八千五百萬，佔六分之一以上，戰後租借物資貸款總數十二億五千萬中，蔣匪即佔六億九千四百萬，達一半以上。可以看出，美帝國主義為了支持蔣介石的反人民內戰，已使用了最大的力量，但其結果即仍然只是美國走狗蔣介石反革命內戰計劃的全部破產，並使蔣家匪幫日益接近最後死亡。

下鄉散記

木可

一　話是開心藥

我在豆子溝的山上，遇到了後雷家溝的雷思田，一個瞎眼的說書先生，我們就坐在地上拉起話來了。

田：「我不會新書，嗨！誰能把去年冬土地改革編起來就好。」

出：「老百姓心裏有疙瘩，要多說多唱，人常說，話是開心藥，要把你們公家的事好好對羣衆說，開大家的心。」

幾天來，我在農村裏搜集了一些村料，概括出一個意見：也是「話是開心藥」，羣衆在等待着我們對各種問題的宣傳解釋。

二　變工不剝削

今年春耕，農村中牲口缺乏是個嚴重問題，某些中、貧農的不團結也是個嚴重問題。姚家溝劉世功他們五家中農合夥買了一條驢。劉世祥他們兩家中農又合夥買了一條驢。却沒見貧僱農和中農合夥買驢的事。

我訪問姚家溝的荒盲劉懷玉，他是個貧農。劉說：「去年冬的土地改革，說驢工變人工是剝削，弄得今年春耕誰也不變工了，中農有驢沒人，貧農有人沒驢，想變不敢變。」

劉說：「兩家情願，五不吃虧，怎麼也說成剝削了？我給你算，一個驢工換三個人工，還工時驢主要幫半個工，實算只還兩個半工，那牲口吃的草料和人工三天吃的全由驢主負責，還是互相幫助嘛。……」

三　先讓他們順順氣

這幾個莊子都是老區，恐怕跟旁的老區差不多，土改中被門錯的對象，眞正勞動起家的佔大半。現在也大都在退門爭果實，糾正偏向，姚家溝貧農團給新式富農馬高昇退了六石糧食，餘下的還沒退完。我們去到他家裏，那老人訴說他們被門爭的經過，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外面也圍來了不少的人，勸着他說，馬老漢也越說越傷心，有一肚子的冤屈。

馬：「你們來了，鄉指導員也是本鄉人，提起來說說，只是把心裏的氣順順，事情過也過去了，一碗水潑在地上，挽也挽不起了，咱們還提這些了只是往前這些話說都沒個說處。」

沒有機會讓他們把這些心裏話倒出來，工作團和貧農團也沒有很好的向他們說明、承認錯誤。

這樣，不平息他們的情緒，不讓他們順順氣，不好好解釋過去門爭的原因，不好好教育貧僱農和被門錯的人，只簡單的退東西，那只是一種形式。這裏提出的必要的「順順氣」，是一種很好的教育，使貧僱農、中農、和被門錯的人，雙方打通，分別是非，把話說清，眞正達到團結，才能把一切做好。

四　翻身靠什麼？

農村貧農團的不少人，知道門錯了，門爭果實要退，退了却又不滿意，情緒很低落的說：「殺房門前的狗，一顆血腦，沒吃上東西。得的門爭果實少了，算不過賬！」

義合七鄉的馬指導員說：「門爭果實還有個多少？在咱們這改革過幾次的地方，翻身不在門爭果實上，要在自己路膊上翻身咧，就是把全鄉的門爭果實給你一個人，坐下來一年就吃光了，怎麼辦？還不是要靠自己勞動？大家幫助，也只是像縫衣服，有個身身，補個袖袖，人家只能扶一把，還要自己往起站咧？」

大家聽着，都笑着點頭，話有道理，這裏解決了一個老區翻身靠什麼的問題。

衛生常識

治疥瘡特效藥

離石民衆醫院醫生武子和同志，最近研究出一種治疥瘡的辦法，無論怎樣難治的疥瘡，只要吃一服藥，發一身汗，就可以很快痊癒。藥方如下：

桃仁四錢、紅花錢八分、赤芍錢半、荊芥錢半、連翹二錢半、防風錢半、茯苓皮錢半、大腹皮錢半、獨活錢半、生芪四錢、羌蠶錢二分、炮角珠二錢、白皡（此字作者未寫清楚，如不是時，請速來信更正。）皮錢八分、川牛夕錢半、防己二錢。

治法：把藥煎下後，最好在晚上睡覺時服下，睡在熱炕上，身上蓋上很厚的棉被，使其發汗。等出汗後，再慢慢將被子取下，當時忌風。

此法先給他女人郝玉蘭實驗，郝害疥已五個多月，曾打過臨化鈣等針藥，也吃過其他藥，都無效，吃此藥後半月即癒。又有城內一家老百姓，全家大小四五口人都害疥，也是用此藥治好的。